



此明史正堂刻本有百六十八首為博議全本惟誤奪  
甚多湖估金順甫携有郡中汪氏所藏錢楚殷校本  
低留十日校勘一過錢本有頌云借遵王堂兄藏宋本  
校數字其圈點用青筆點有手眼亦依之度出中有  
直筆大約出宋人也

咸豐丁巳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校畢後時聞  
王師討復鎮江矣茲耘居士書於鐵琴銅劍樓下

東萊先生左氏  
博議

明刻本  
書林刊

正史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序

西學堂

卷之五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  
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  
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  
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  
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  
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  
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楮中解其歸裝

無虛者並舍姍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  
出漫不可收容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  
應之曰子亦聞鄉隣之求醫者乎深痼  
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火塗惟  
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醜然忘耻  
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群而索居  
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  
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

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釐  
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  
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  
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適或侮而  
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  
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矣奚損  
遂次第其語以諭觀者凡春秋經旨概  
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

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傳議目錄

卷之一

一 鄭莊公共叔段

二 穎考叔還武姜

三 周鄭交惡

四 宋穆公立殤公

五 衛州吁

六 滅僖伯諫觀魚

七 鄭敗燕

八 鄭敗北戎

九 楚敗鄧

商密降秦

鄭敗宋

楚滅舒庸

楚敗吳滅舒鳩

晉滅肥

晉滅陸渾

吳敗楚取餘皇

吳敗胡沈陳三國

越敗吳於蘄李

越敗吳於笠澤

卷之二

一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二 隱公辭宋使

三 鄭伯侵陳大獲

四 鄭伯朝威王

五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號公作卿士于周 鄭伯以齊人朝王 鄭伯以王命討宋

羽父會鄭伯伐宋 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命

王與鄭人蘇忿生由 鄭伯以璧假許由

王伐鄭 陳五父如鄭泣盟軟如忘

曹太子朝魯樂奏而嘆 晉侯受玉情

齊君語偷 公孫歸父言魯樂 趙同不敬

晉侯見魯侯不敬 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

卻錡將事不敬 成子受脤不敬 苦成叔傲

衛孫文子聘魯無悛容 齊侯衛侯不敬 蔡侯享于鄭不敬

侯皆不敬 齊侯衛侯不敬 蔡侯享于鄭不敬

穆叔見孟孝伯語趙孟語偷 趙孟對定公以吾齊

語偷朝不謀夕 單子視下言徐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

相泣 魏獻子南面 邾子執玉高魯受玉卑

隱公問族於衆仲

卷之三

滕薛爭長 穎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城哀伯諫納郟鼎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曲沃莊伯伐鄭翼

王伐曲沃 曲沃武公伐翼 曲沃伯殺公子侯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卷之四

楚侵隨 楚敗隨 魯為班後鄭

齊衛鄭戰于郎 鄭太子忽辭昏 鄭昭公之敗北戎 止

昭公奔衛 威公問名於申繻 王師伐號

虞叔伐虞公

楚屈瑕敗蒲騷

楚伐絞

楚瑕大敗

卷之五

祭仲立厲公

祭仲殺雍糾

高渠彌殺昭公

齊人殺子亶

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衛侯放公子黔牟

魯及齊師戰于奚

威公與文姜如齊

幸伯諫周公黑肩

楚武王心蕩

鄧三甥請殺楚文王

卷之六

齊侯見豕

蛇闔于鄭

神降于棗

卜偃童謠

狐突遇申生

城鄆有夜登丘

柩有聲如牛

蛇出泉宮

穎見老人

烏鳴亳社

鄭伯有

石言于晉

當璧而拜

鄭龍闔

玉化為石

鸚鵡來巢

龍見于絳

齊公孫無知弒襄公

齊威公入齊

齊魯戰長勺

士為諫晉侯伐虢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卷之七

宋萬弒閔公

息媯過蔡

楚滅息入蔡

子元振萬

闔班殺子元

陳夏徵舒殺靈公

申公巫臣聘夏姬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叔向取申公巫臣氏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蘇公奉子頽

王處櫟

鄭伯號公納王

會于首止

惠王崩

盟于洮

王子帶召戎

王子帶奔齊

仲孫湫言王子帶

滑人叛鄭

富辰請召王子帶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

晉侯納王

晉侯納王

陳敬仲辭卿飲威公酒

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

晉侯賜畢萬魏

成季將告威公使卜

楚丘之父卜之

秦伯卜伐晉

晉獻公盜嫁伯姬於秦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

卜之

晉侯卜納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晉楚遇于鄆陵晉侯筮之吉

施氏卜宰

穆姜薨于東宮

宋公享晉侯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

卜追之

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晉侯有疾問于子產

穆子之生莊叔筮之

孔成子卜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

其寶龜僂句以卜

晉趙鞅卜救鄭

楚卜子良為令尹

巴人伐楚楚卜帥曹劇諫觀社

晉桓莊之族福

晉士蒍殺游氏二子

晉士蒍殺郡公子

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晉殺太子申生

晉使士蒍築蒲與屈

晉侯使賈華伐屈

莊公丹威宮楹

刻其桷使宗婦覲用幣



莊公問後季友 叔牙共仲賊子般 閔公請復季友  
共仲賊閔公成季立信公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衛懿公好鶴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  
伐東山臯落氏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  
諸侯救邢 城楚丘 衛文公大布之衣  
趙宣子為國政 晉悼公即位 晉侯謀所以息民  
楚為掩為司馬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子期請伐吳 楚子使然丹屈罷簡兵  
楚城州來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虢公敗戎于桑田 晉道於虞滅虢滅虞  
齊寺人貂漏師 寺人貂立無虧 宋襄伐齊立孝公

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齊歸蔡姬 齊侵蔡伐楚  
楚伐鄭 齊執陳轅濩塗 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  
鄭殺申侯以說齊 楚滅弦 黃不歸楚貢  
楚滅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晉里克帥師敗狄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會于葵丘尋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秦伯納晉惠 晉侯殺里克平鄭 晉乞糴於秦  
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沙麓崩

隕石鷓退飛

星孛北斗

梁山崩

晉侯論宋災

梓慎論無冰

裨竈論周楚

子產論參商

大雨雹

士文伯論火見

晉侯兩問日食

晉侯問史趙

裨竈論陳災

星出婺女

景王問萇洪

梓慎論禘

星孛大辰

火始昏見

梓慎望氛

梓慎對日食

梓慎論日食

齊有彗星

史墨占日食

楚雲如赤鳥

楚子賜鄭伯金

趙姬請逆叔隗

楚子封陳

晉使魯歸汶陽田

鄭伯石辭卿

楚復取魯大岳

邢人狄人伐衛

衛叛晉

公孫文子拒衛

秦取梁新里

梁亡

宋公使使邾文公用郟

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楚子用隱太子

僖旱伐邢

卷十二

子魚宋公圍曹

隨叛楚

宋襄公欲合諸侯

宋為鹿上之盟

楚執宋公

宋公伐鄭

楚宋戰于泓

宋襄公卒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之戎

子圉逃歸

卷十三

邾敗魯於井陘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

范武子請老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

秦伯納重耳止頭須求見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

晉侯享公賦詩

甯武子來聘公賦詩

荀林父賦詩

鄭伯宴公賦詩

公享季文子賦詩

公享范宣子賦詩

叔孫穆子賦詩

高厚歌詩

穆叔賦詩

公享季武子賦詩

晉侯鄭伯賦詩

慶封來聘賦詩

鄭七子賦詩

遠罷賦詩

穆叔食慶封誦詩

令尹趙孟賦詩

穆叔子皮賦詩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

楚子賦詩

鄭六卿賦詩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

宋公賦詩

卷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鄭伯使盜殺子臧 衛禮至殺邢國子

晉文請隧

晉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展喜犒齊師

魯如楚乞師

楚伐宋齊

楚滅夔

卷十五

宋叛楚即晉

楚子將圍宋 文之教也

晉將伐曹 會諸侯于許

晉文夢與楚子搏

楚子王夢與河神求瓊弁玉纓

燕姑夢天與已蘭

魏顆夢結草之老人

韓厥夢子輿

趙嬰夢天使

晉侯夢大厲

夢疾為二豎子

小臣夢負公登天

呂錡夢射月

聲伯夢瓊瑰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叔孫穆子夢天壓已

魯昭夢襄公祖晉侯夢黃熊

孔成子夢康叔

泉丘人有女夢呂其帷慕孟氏之廟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籒

宋元公夢太子樂即位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

衛侯夢温良夫

宋得夢已為鳥

晉侯作三行

周公閱聘魯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先軫死狄師

臼季舉卻缺

晉陽處父侵蔡泝水而軍

周叔服相公孫教二子

越椒生而子文知其

滅若敖氏

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

閏三月非禮

閏不告朔

辰在申再失閏

火西流司歷過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卷十七

禘太廟躋僖公

順祀先公

出姜魯聘而賤逆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楚滅六蓼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季文子如晉求道衰

之禮行

趙孟立公子雍

趙孟晉先蔑而立靈公

齊景公使國

惠子高昭子立荼

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士會不見先蔑

穆伯取已氏

穆伯呂弊奔莒

穆伯歸魯復過莒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

歸衛地

晉歸衛田

卷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宋襄夫人殺昭公

箕鄭父殺先克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強死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宋殺申舟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隨會料晉師

吳將伐魯問公孫輒公山不狃

晉使魏壽餘為以魏

叛以誘士會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

趙盾納捷菑于邾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師過周北門

秦使孟明為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秦濟河焚舟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

無失禮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

讓周旋之禮

狼曠死秦師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隨會能賤而有耻

卷二十二

甯羸從陽處父

邾文公遷于繹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楚閻克公子燮作亂

單伯請子叔姬

季文子如晉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宋華耦辭宴

卷二十三

公孫敖二子

齊人侵我西鄙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

叛楚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郕鄆閻職弑齊懿公

襄仲殺惡及視止立

宣公

季文子出莒僕

宋公殺母弟湏及昭

公子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卷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鄭人獲狂狡

鄭伐宋囚華元

晉趙盾侵鄭

楚滅若敖氏

晉靈公不君

晉趙穿弑靈公

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晉成公為公族

楚子問罪

卷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鄭討幽公之亂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

晉敗赤狄滅潞

鄭公子曼蒲欲為卿

鄭伯敗楚

楚子伐鄭

楚盟夾陵鄭徵事晉

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晉示鄭以整

晉賞荀林父士伯

晉會狄于攢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汝水文峯 胡 嶽英

錄正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亡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使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俾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釣行負魚

莊公

魚何負於釣

獵者負獸

獸何負於獵

莊公

獸何負於獵

獵喻

莊公負叔段

莊公陷叔段而殺叔段何負於莊公

莊公

莊公無知而

猶魚與獸也。此為引喻立意之格

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

此說主意發為陷阱以



誘獸者獵也發明獵者負獸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魚而不知貪餌不責獵者而

責獸之投弮獸無知故殺餌。此二句言叔段無知不足責天下寧有是邪結上文意言論者不責莊公而

責叔段無是理也莊公雄猜陰狠容莊公至險四字形視同氣如寇讐兄弟本同

如賊寇讐仇然而欲必致之死必欲陷其第於死地故匿其機而使之狎歲匿

之機使其無狎習無畏縱其欲而使之放縱其第之情欲養其惡而使之成養其

過惡使成就其大罪甲兵之強太叔具卒乘之富太叔具莊公之鈞餌也甲兵

猶莊公百雉之城太叔京城過百雉。城六兩鄙之地太叔命西鄙

又封以為已邑莊公之陷弮也大城二邑猶彼叔段之冥頑不靈太叔魚耳

獸耳與魚獸無以異豈有見鈞餌而不吞過陷弮而不投者哉言叔段不足

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與以甲兵卒乘是導之以逆也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罪以

兩都是教之以叛也莊公之用心亦險矣先教導以叛逆而後誅討之用莊公

之心承上文險字發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亟急人必不服未

之果緩治之則其惡已暴養成太人必無辭以議我其始不問者其初

而為惡不問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積太叔之罪惡殊不知叔段之

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應在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

之俱深此後發明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富人於此吾獨以

為封京之後東萊自伐鄆之前封京是武姜請京時其處心積慮曷

嘗須臾而忘叔段哉念欲殺其第苟興一念是殺一第也苟興百念

是殺百第也此時雖未殺第而念由初暨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

千萬計是亦殺千萬第而不可計也一人之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

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翻四海之波亦不足以湔其惡矣莊

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應前惡與之俱吾嘗反覆考之此後推說

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此段別立新意而以祭仲之徒不

識其機祭仲之徒反諫其都城過制祭仲曰都城過不知莊公正欲



其過制言祭仲隨莊公之計諫其厚將得衆言莊公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

計公子封墮莊公之言莊公厚將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隨其計中矣言莊公厚將得衆

人之鄭之詩人不識其機詩人謂鄭國風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

詩鄭國風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

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

欲得不勝其母之名武姜謂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亦出將不知莊公

正欲得小不忍之名二事言詩人是舉國之人皆隨其計中矣言莊公厚將得衆

心之險足以舉朝隨其計舉國隨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又推

說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其年齊魯鄭入許而曰寡人有

弟太叔謂不能和協謂伐京而使糊其口於四方謂出况能久有許乎

隱十一年夏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秋遂入許鄭伯乃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

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

不能叶和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

桑此民也君子謂鄭其為此言東萊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用心之

莊公於是乎有禮

天下使知伐太魯莊之十六年其時鄭莊鄭公父定叔出奔衛時鄭

叔非出於本心治殺雍糾者故三年而復之三年後厲公曰厲公不可使共叔無後

於鄭共叔即叔段也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莊十六年夏諸侯伐鄭

告于楚伐鄭及檮為不札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

子闕則強組公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

鄭使以十月入曰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用心之險欲欺

良月也就盈數焉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

不絕其後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

歎息豈有罪我猶豈有罪我猶

而言豈有罪我猶豈有罪我猶

欲欺人必先欺心接上段欺字立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此位

欺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此莊公先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

害心害也又以欺字分哀莫大於心死引此以而身死亦次之引此

身害此二害之輕重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言受欺彼欺人者身雖得志

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言君心在彼者所喪甚輕謂受在此者所喪

之害重

甚重謂數心者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釣者之自吞鈎餌獵者之自投陷

穿也此與起語首尾相應且言莊公本欲誘陷太叔而不知自受欺

心之害與釣者自吞鈎餌獵者自投陷穿何以異乎今人作文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拙者險之反以至拙故吾始

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二句取盡

### 穎考叔還武姜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遂實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先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也

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甚樂也融融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

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

乎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羽

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

庸非天乎苟以人力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捺

而曲也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墜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既窮則

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

天而沉矣不捺之則矢還其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

止者土之天也墜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窮

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也耶子之於父母

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

之城穎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

矣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自絕天理天

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以勝天然忿矣之時天理初

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

而涸而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

還而不能已彼穎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  
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而感  
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是同一天也其  
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  
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  
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恨焉方莊公語考  
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盡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不踐狂之所行瘳必  
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  
瘳也君之誓母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  
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苟聞此言則其私情邪念  
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  
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不

特蔽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曾中之天理所存  
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  
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  
不失為虞舜史記虞舜父頑母嚚弟象皆欲殺舜舜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二十以孝聞下不失為曾參曾參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莊公之不遇孔孟而  
遇考叔也

### 周鄭交惡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子忽為質於周王崩  
周人將異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  
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  
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黃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  
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国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主意終篇以名分主張首責左氏不合並稱周鄭無天子諸侯之分繼責周不合與鄭交質不以天子自處自失君臣之分

天子之視諸侯天子君諸侯臣猶諸侯之視大夫也猶諸侯為一國之君大夫為諸侯之臣季

氏之於魯季氏魯公子如二君矣其後季氏專魯之政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

季氏魯目陳氏之於齊陳氏陳公子完出奔而仕於齊如二君矣其後陳氏專齊之政而世不

並稱之曰齊陳陳氏臣蓋季陳雖強猶齊魯之臣也結上文意謂諸侯大夫無並稱

之理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君臣並稱則蕩無尊卑而名分亂矣周天子也轉入本題

事鄭諸侯也天子為君諸侯為臣左氏叙平王莊公之事周平王天子也始以鄭莊公諸侯也

為周鄭交質質音致終以為周鄭交惡惡如字。二句見本題出處並稱周鄭東萊責左

氏不辨無尊卑之辨君尊臣卑無復分別不責鄭之叛周叛周謂取麥未而責周之欺

鄭欺鄭謂王曰無之左氏之罪亦大矣結上意吾以為左氏信有罪承上句說周

亦不能無罪焉轉責周王自失其君臣之分周之東遷也平王東遷在春秋前鄭伯入為卿

士鄭伯謂武公君臣之分猶在也諸侯為天子之分甚明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

賢則去之任賢去邪權在天子復何所隱哉應在下文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不見

賢不敢去此欲進號公而不敢進見賢不敢用巽懦暗弱所以不敢進退其臣反為

虛言以欺其臣謂王曰無之固已失天子之體矣結前又其甚至於與鄭

交質轉二意責平王不合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古無交質之事未由說今周

降其尊而下質於鄭平王以王子為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莊公以公子忽為質

於勢均體敵以天子諸侯之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自此無復君臣之分未交質之

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君臣之分猶在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與鄰國無異亦何

所憚哉自是鄭不復尊周温之麥洛之禾温洛皆周邑名宜其相載而不顧也所以

敢用兵取其麥禾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又是一意設使鄭雖跋扈

跋扈謂不臣不過一叛臣耳雖叛而名分猶在天子至尊猶自若也畢竟周天子苟與

之質又轉責周是自處以列國自講鄰國之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平王自不

歲改月化積習之文豈知周之為君哉鄭不獲知一旦用兵而不息謂取

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只似鄰國相攻使周素以天子自

處承上文又轉一轉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何緣便敢犯分用兵惟周以列國自

處又轉故鄭以列國待之所以用兵不忌天下亦以列國待之人皆見其勢均體敵左氏

亦以列國待之所以並稱周鄭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周自伐其名分

周不自卑人必未敢卑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惠起頭二

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應中間一節責雖然結尾別左氏所載君子

之言左氏載君固出於左氏之筆固是左氏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

論也畢竟因君子議其論周鄭彙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言君子結

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君子指為二國是亦戎狄

不知有王未足憂也戎狄怨陵中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

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亦有至于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君子深

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君臣人之大倫今天下不知有王

異於戎狄諸侯今亦謂周鄭為二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是無一人知

秋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深責平王交質之罪至於大倫蔑棄大

九羊自是黍離降於國風周室不復振矣

### 宋穆公立殤公

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

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

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

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

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命以義去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

乎謂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

主意責宣公好奇好高不傳於

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

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

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人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  
謂怪也衆人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  
粟然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  
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  
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治民無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  
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  
出於高矣其逡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不愛  
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不易之謂常不偏之謂中宋宣公以  
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弟謂穆公為奇則不常為高則不中是未足以  
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逐其子在  
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殤公與夷也桓二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

正此引公羊論斷謂君子以居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好奇好高

既無以加矣取公羊說吾嘗推宣公之意東萊又推廢其意而論之必以為聖人建國

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忽棄中堯何人哉堯聖人不傳之子而

傳之舜堯之子舜何人哉舜亦聖人不傳之子而傳之禹舜之子吾何為

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應前奇高二字以

知此下是東道無不常亦無不中斷以常傳賢之事堯傳舜舜傳禹自衆人

視之則以為奇以為高堯舜自行中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

奇也堯舜自行中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堯舜自行中扛萬鈞之鼎

為一鈞鳥獲以為常鳥獲古之有力人而他人以為勇他人無鳥

勇為游千仞之淵八尺津人以為常津人事見莊子以遊而他人以

為神他人無津人之未至堯舜而竊效焉後世未至堯舜之是懦夫

而舉焉獲之鼎推子而入津人之淵也懦夫推子以喻宋宣公何往

而不敗哉宜其取社

### 衛州吁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祿過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大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州吁于僕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滋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已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

誠孰為偽猶參差而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財匱則必至於盜言者必聞當嘗之初未有決鬪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鬪蓋博則有盜之理鬪則有鬪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已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弑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弑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威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弑逆之謀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碯之諫善矣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碯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惜使

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聽乎儲苟能止於未萌則威公不至於弑州吁不至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禡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蚩觸氏之戰見莊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貨無極者世謂之貪沉湎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苟無故加人以四者之誘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耳吾平居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于曾中矣一偏于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于曾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沉湎之過而一念之荒已藏於曾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之險已藏于曾中矣四者之根藏于曾中伏而未發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由州吁受寵之初篡弑之惡已藏於曾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于曾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莞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糧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



姐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畢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自言遠地也

王意以禍理心三字為經以畏信樂三字為緯請進諫之道戒之以禍而使之畏諭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理而使之樂也

游宴之逸人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人君之所不樂也以其所不樂

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

將柰何曰進諫之道進言凡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

言則在後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應在後。以畏信樂三字分三節

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解第一節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

之信也解第二節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解第三節樂字

網舉天寶之亂唐元宗天寶年間寵貴而不能輒敬宗驪山之行唐

宗欲幸驪山温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惟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大戎所殺奉始皇塋驪山國亡元宗宮驪

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

信舉臺城之圍梁武帝崇信佛法其後侯景叛攻而不能解憲宗佛

骨之惑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上遣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月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

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

尤促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矣上得表大怒乃貶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

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諭之邪此上二事所謂使人君論朝會之禮諸

有相朝相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儀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

必書書而不論律呂之本樂有十二律管六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鍾

昭二十一年春天將鑄無射於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

之賦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

耳而藏於心小者不窳大者不拗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

鍾樞矣王心佛豈非徒以理諭之而未嘗以心悟之邪謂使人君信

而不能使謂唐敬宗憲宗則吾說窮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

矣謂張權輿韓愈言不入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

說窮矣謂曹制洽州滅僖伯之諫隱公入本題事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

應前戒鳩之言不行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應前論其言深切著明先陽可使人畏

禍故可畏可使人信理故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謂僖伯兼是二

殆未嘗以心悟之也一篇主意彼隱公之心按上文方溺於觀魚之

樂心有所蔽雖有顯禍將不暇顧故驕慢雖有至理將不暇信故昏

不信僖伯無以開其心抑而徒欲奪其樂亦踈矣樂字應前為僖伯者

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按上文樂字說吾道之使隱公之心

怡然自得所謂悟醉於面盎於背用孟暢于四支周易坤卦語此

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若文繡此皆世之曾士芥

瓦礫之不如矣吾道之外無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云北冥有魚

鳥其名曰鯤是鳥也海運則龍門之鯉山傳鯉有三十六金鱗

雲而鱗橫海者此是就觀魚上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真樂謂吾

一勺之棠水乎語健與天池龍吾嘗論之意人君之遊宴畏人之遊

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應前是特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不敢為

不當為以理言信人之言而止者應前知其不足為也不足為惟釋然心悟

然後知其不足為歸重知其不足為雖勸之亦不肯為矣發明

鄭敗燕

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

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鄭敗北

我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

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楚敗鄧桓九年巴子

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  
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於鄧鄧人弗  
受楚使闞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  
巴師不克闞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商密降秦 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鄧秦  
圍商密昏而傳焉宵潰血加書為與子儀子邊盟 ○鄭敗宋

成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坡退舍於  
夫渠不做鄧人覆之敗諸洧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楚

滅舒庸 成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  
圍商密昏而傳焉宵潰血加書為與子儀子邊盟 ○鄭敗宋

○楚敗吳滅舒鳩 襄廿五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為牛  
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襄二十四年吳人召舒鳩人叛楚

楚子師于荒補使沈尹壽與師祈黎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二十五年秋遂子馮

卒孫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伐之遂滅舒鳩冬楚子  
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 ○

晉滅肥 昭十二年晉荀吳為會齊師齊假道于鮮虞 ○晉滅

陸渾 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吳敗楚取餘皇 昭十七年吳伐  
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泉 ○吳敗楚取餘皇 昭十七年吳伐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  
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吾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生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  
者二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

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吳敗胡沈陳三國 昭二十三年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敗胡沈陳三國 昭二十三年  
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  
卒楚師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  
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頰曰吾 ○越敗吳于携李 定

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越敗吳于携李 定  
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携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龍曰二軍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師屬  
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淳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敗吳於笠澤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  
吾嘗以是理試語于眾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  
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  
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  
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  
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于用兵小詐  
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于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于詐故其  
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同歸於詐是數子者苟以君子長  
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  
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懇何足稱于孫吳之門哉吾應

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  
益之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  
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鄭楚秦晉十餘國之眾為一軍合曼伯  
子突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綽乎有餘裕矣吾非為  
大言以誇眾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之于兵無所不用其誠意  
主世未有誠而輕者誠則不輕動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貪乃為敵所餌世未  
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誠則安敵靜不擾敵  
雖欲亂之擾乃為敵所亂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眾皆不疑以誠撫御去卒  
則人人非反間之所能惑也敵人雖行反間用是誠以備禦則眾皆  
享信不怠以誠備禦外患則事密非詭謀之所能誤也敵人雖設詭謀  
以取勝者總論春秋之時善於用兵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  
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不誠則有此五患故為敵人所勝一誠既立

五患皆除

用一誠而除五患

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

無所投其詐矣豈特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

而攻之假設合聚古人善用兵者環而攻我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于百君子待之

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

于萬彼之用計雖不可勝窮君子待之一於誠而已矣兵只用一誠彼彼之詐

極其萬而不足詐雖多而無用故云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誠雖約而易守故云有餘彼

常勞而我常佚詐故勞誠故逸彼常動而我常靜詐故動誠故靜以佚制勞以我之

勞以靜制動以我之靜制彼之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一誠之效如此然則論天下

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於君子矣君子常勝

故善用兵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髮盜販相望于史此是結尾轉發新意蓋上

文之論雖云正大亦近迂闊須要此反難方是文字此處設疑云自

古以戰勝而紀功於帝籍勒名於景鍾者大率多刑餘之人黥涅額

也髮削而宋襄見僖二陳餘本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宋襄公與楚人戰不

重傷不禽二毛不敵不成列而反為楚人所敗成安君陳餘儒者常

稱義兵不用詐謀而反及韓信所擒然則小人之詐勝而君子之誠

矣抑又何也設問而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於小人之名答云盡

術方是真小人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於君子之名蓋君子之道方是真世

之所謂小人已極其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

託君子之名者也以為君子對真小人如楚人韓信皆真小人而持

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一日之誠偽君子也安得而不敗哉其

周且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仆焉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

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焉息滅謂水之微則可水至少火至謂火勝

水則不可也非火能勝水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於兵哉宋襄陳

猶一杯之水楚人韓信之詐猶車薪之火引此為喻極新得到

世之除詐論名也  
韓信之威利也此  
得是觀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魯君用天子之禮樂久矣隱公豈不知所用之羽數而猶問之衆仲蓋隱公之心謂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八佾於義理有不妥焉情乎衆仲不能推廣隱公之意因而糾正魯國之禮樂而但用六佾於仲子之廢失此會為可惜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

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大凡人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

也有此二者故疑而問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

豈非心知之身安之如此則無疑矣無所復待於問耶設隱公生於魯長於

魯君於魯自生長至為君非一日矣其視魯之舞樂見之亦非一日用於禴祠烝嘗四時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不知其幾祭也言祭之多動於屈伸綴兆綴兆舞者之位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不知其幾成也言舞之屢至於考仲子之官桓公之母官廟也始問羽數

於衆仲問持羽而舞者合用幾人豈真有所不知耶祭之多舞之屢則知之久矣是必其心有

所大不安也知其心不安也自成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推原魯僭禮樂之始

猶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以天子之禮樂使其子孫用於周公之廟至隱公蓋數百年矣用天子之禮樂

已矣以成王之賢而賜之不當賜以伯禽之賢而受之伯禽周公子不當受而受

舉世莫知其非也天下之人皆不知其非理其後因而用之群公之廟天子禮樂

而諸公之廟皆因而僭用舉國亦莫知其非也魯國之人皆不知其非也隱公生於數百載之

後應前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獨能疑其非禮其心蹙然不安而發於問焉應前

安其天資亦高矣世舉國之人衆仲告之以先王之正禮見本題出

語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魯廟皆用八佾惟仲不可謂無補

也揚然隱公之問抑豈止為仲子一廟而止哉疑數百載之非特因仲子之

廟而發耳但因此一事而發問為衆仲盍申告之曰言衆仲何不如如此周公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推原周公制本意天子八佾佾列也每列八人諸侯六佾六六三

是乃周公所作之樂也周公以此定天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自八已

兩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本欲如此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

之樂以天子之樂祀周公豈非欲尊周公之身而發周公之樂耶自為之而自

其樂樂祀周公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亂之此樂於周公周公欲傳之萬世

而身沒已遠之周公之廟不使周公而有知設使周公吾知其不享

魯祭矣必不受此君盍因是舉隱公何不正禮樂之僭糾正前日

失復諸侯之舊正用諸侯告於天子之廟告於周公之廟告以糾正

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天子諸侯之分復興是魯有二周公也則是隱公能

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廟今若但以六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

周公祭仲子則若禮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厚謂合禮

東萊假設衆仲若語止此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

仲若語止此

仲若語止此

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原五伯之首不在齊威而在隱公矣雖

然此非所以責衆仲也轉新意結尾謂不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此乃成王之失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固爭當時二賢大臣不

始慨然有言曰禮記禮運篇魯之郊禘郊以祭天禘以祭非禮也魯

後知聖人之心推孔子能知降聖人一等謂召公雖召公畢公猶不

能盡知惟其不知况衆仲乎衆仲之賢猶不及惟衆仲一失其機可

惜衆仲失可言之幾會故惛惛之習流及後世甚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

舞八佾於庭陪臣諸侯之重形夫子之歎焉見論語嗚呼隱公之問

在於三家未興之前三家皆魯桓公後故曰孔子之嘆在於三家既

盛之後至孔子時三防於未興之前者衆人之所易此時衆仲禁於

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此時孔子無吾是以益為隱公惜也惜隱

不能正之

### 隱公辭宋使

隱五年宋人取郟田郟人告於鄭曰請君釋威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郟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郟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髡衍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扼腕俯弔仰賀反悔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頃臯其三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耳然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也穰



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見戰國策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工宋使不幸而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智也宋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臣筮而遇隱公則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是恃哉杜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

以鄭師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之常也雖聞其入郭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為審則知而復問人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苟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怒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之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戰國策所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

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  
惟合戰國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不能  
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策士之戒

###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六年鄭伯侵陳大獲性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  
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俊從自及也雖故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也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  
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滋  
殖則善  
者信矣

注意懼者禍之原忽者禍之門如陳侯  
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  
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脩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  
戰一和一通一絕習以為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

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迹雖太無  
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  
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連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  
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  
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以懼忽二字主  
為懼者福之原也說成忽者禍之門也說敗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  
之陳桓公謂以鄭之弱而忽之謂鄭何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  
成成謂講和好也抽出何及兵連禍結謂侵陳不發於所懼之宋衛  
而發於所忽之鄭應成於懼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用兩柱起而只  
主意只敗他雖鄭師之所侵不過毀廬舍歐老弱畧牛馬然則推鄭  
何能為之一語能為一語發榮箴意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  
邦者也出論語自此以秦弱百姓而備匈奴秦遣蒙恬發兵三十萬  
下引事蓋主意

地形用制險塞陳涉一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言秦  
唱天下共起以亡秦  
忽百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陳涉一呼天下共起而亡秦乃何能為之

百姓也漢抑宗室而任外戚七國既反武帝遂用主父偃之議不推  
分宗室稍弱然而委政外戚元成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

能為乎言漢忽然亡漢者非宗室也王莽者乃所乃何能為之外戚  
外戚也

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言晉忽故卒亡於戎狄晉惠帝元  
戎狄

匈奴却度元與馮翊北地馮蘭羌盧末胡俱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將  
軍孟觀大破氏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  
宜早絕其源乃作徒戎論以警朝廷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

言隋忽故卒亡於盜賊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  
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珍盡帝以為然由是盜賊以至  
偏海內陷沒郡縣帝弗之知十四年在江都遇弒隋祚遂移

項羽之視高帝項羽與高祖爭天下高祖戰數王莽之視漢兵王莽  
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兵號百萬縱兵圍昆陽光武悉發諸營兵自  
將千騎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連勝遂前莽兵大潰

漢兵至長安莽曰天生德於予漢侯景叛魏歸梁而  
兵其如予何兵衆斬莽傳首於宛武帝用朱异之言

而納景覆霜不明皇之視祿山為賢張九齡揚國忠數言其必反而  
戒卒致亂亡皆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

帝不以為意寵待日皆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  
盛卒致范陽之變

何能為之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  
乎左傳因鄭何能為一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

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  
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

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人民  
故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不恤財匱故必謂爭臣何能為故  
其民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以窮兵為可忽  
敢拒諫以爭臣為可忽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故貪黷武事  
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繳結上文四事謂人君萬惡皆生  
苟不探其本設使不惟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

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

則上語雖微豈知基禍甚大

非知幾之君

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

推君子知微故能懼

而無忽所以論禍亂於未然也

鄭伯朝威王

註見隱公六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及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塩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眾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

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

之理者鄭伯朝周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

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微固招禍卑亦納侮

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史記襄王從晉文之召禮雖

卑而晉益僭備二千八年是知滅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

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表言也周鄭交

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畀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

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

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隱二年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

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略無所憚在威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

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

討初不敢遠是知周鄭交惡不在於用虢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

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為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之政在所當奪時威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太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假矣威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

威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未勝則使祝肅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真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恭蓋出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為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處其情猶可恕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尤可誅是知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決其詐為苟免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叙事者無以異也非所謂論事也况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

以序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之論及待彼  
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  
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  
是論反為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 陳五父如鄭洫盟軟如忘

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洫盟壬申及鄭伯盟  
軟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桓五年陳亂

子朝魯奏樂而嘆桓九年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

有憂乎非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

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齊君語偷

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公孫歸父言

能齊君之語偷滅文仲有言曰民主倫必死

魯樂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懷於魯矣懷必貪之必謀人謀趙同不敬

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趙同不敬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晉侯見魯侯不敬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視矣晉侯見魯侯不敬

晉侯見公不敬李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鄭

雖顯思命不易或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常相授玉

棄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耳不能久郤錡將事不敬

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錡將事不敬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

不亡成子受服不敬

何為成子受服不敬

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力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執膳戎有受服神之在大節也今苦成叔傲

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苦成叔傲

子相苦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道也

食也以觀威儀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道也

子聘魯無後容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

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

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

襄十年春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

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齊侯衛侯不敬

十一年會于商任錡栾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

失政不立 ○蔡侯享于鄭不敬

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延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

而情激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 ○穆叔見孟

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禍

孝伯語趙孟語偷

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

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善穆叔出而告 ○趙孟對

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劉定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賴館於維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敬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

事不從又

○單子視下言徐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

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

不從無守氣矣十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昭二十五年

二月單成公卒 ○宋公與叔孫昭子語相泣

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魏獻子南面

昭三十二年

是謂鬼鬼去之何以能久 ○魏獻子南面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其位以令大事非

其任 ○邾子執玉高

受玉卑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禍福之占其矯

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

在明此是反難設疑之體隱顯與明四字是眼目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顯明者人所共見

隱與晦人之所忽也隱晦者人所不見人之所畏顯明者人所共見雖小人猶知

自飾一時矯揉者人之所忽隱晦者人所不見雖君子不能無疵平時謹獨者蓋

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

時則令色足恭矯偽遂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泣衆之容必

肅於燕閒之日臨衆是顯明時燕閒是隱晦時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對賓是

金石在庭其時在庭有金石之樂籩豆在席在坐有籩豆之器擯相在前有相以導賓

三揖在下卿大夫士皆在其下周禮司士云卿特揖大夫以其等侶揖士旁三揖且失色於堂且早也

上苟有失暮傳笑於國暮晚也傳之一國人皆笑之片言之誤亦謂行禮時可以起萬

口之譏萬口亦指國人而言人情好勝而惡辱失色誤言為人譏笑豈不能勉

強於須臾耶發盡小人尤知自飾之意今攷左氏之所載引本題其周旋揖遜辭

氣容貌可噍可指者噍笑也指議也相望於冊如此失禮左此理之不可曉

者也以士一段皆嗚呼吾得之矣此下是應答凡入之情為惡於人

之所不見謂緘聲於為善於人之所見謂矯飾於欲以欺世而售其

姦言小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托一身之病肝受病則目不

能視醫書曰肝腎受病則耳不能聽醫書曰腎脾受病則口不能食

而人所不見者目也耳也口也舌也醫書曰心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

人之所不見肝腎脾心人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目耳

人所同見以喻人在隱晦之時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照應起語隱之所藏待顯

而露隱顯無晦之所蓄待明而彰晦明無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本



題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應為惡於人所不見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

勉強脩飾應為善於人所見終有時而不能掩如人受病於外見於外軟血而忘者不

自知其忘也陳五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晉惠奏樂而歎者不

自知其歎也曹大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宋平公與叔孫昭子

能論方正冠鳴佩謂盟會聘享時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脩飾而不知人已議

其後矣已雖不自知而旁觀者皆見而議之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平日為惡知

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如病形於外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

晦之響也隱如形顯如影之隨形君子欲無得罪於衆結尾歸正意謂對衆欲無

失必先無得罪於獨平日必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

以一日之敬而盡終身之邪言欺世而售其奸者是獨其源而揚其流齊其根

而既其葉也引喻發意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指譏議失禮之人特為

瞽史之學者耳謂以失禮而料其死亡而愆失繆矣指失禮者已不能逃

其目尚不能逃譏議者之所見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設使有知道君子在旁又

將若之何結句含不盡意

隱公問族於衆仲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

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

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

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

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且如陳伯衰之後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而為騫氏是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有以先

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而為騫氏是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

世之謚為氏者矣

杜預曰或使先人之謚稱以為族

有以所居之官為氏者矣

祭仲初為

祭封人掌封疆者後以為氏

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

如文王封于時叔於波故其後為沈氏武王封太伯

晉獻公封畢萬於魏故其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於諸故其後為諸

氏宋太公食於蕭故其後為蕭氏楚賈皇食於苗故其後為苗氏晉

叔向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而為婁氏越之後食於

歐山之陽而為歐陽氏是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

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藏東門子叔同出於

魯也孟穆伯仲子季文子臧詹伯東門襄仲子服昭伯叔孫氏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

也游古國參豐卷印董父公孫洩伯張之類是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向宜華

意諸樂呂鱗朱魚石仲幾老佐是也藥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藥子雅高侯崔

還仲孫漱東郭懼是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耶自

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

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

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

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後漢王充會稽人其先自魏郡元城徙居於此宜春之王耶前

宜春侯王邛成之王耶前漢邛成侯王奉光之劉之氏一也吾不知

出於陶唐之劉耶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奉春之劉耶劉敬說高

高帝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元海之劉耶晉趙劉元海本匈奴種漢其能明辨而

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馬服之馬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遂轉而為馬

氏及馬矢之馬也後漢馬隆其先本姓馬矢氏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

周石速衛石楮及後趙之石也後趙石勒本羯種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

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

說果安在耶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

况其易者乎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况其難者乎吾以是知譜

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支俯則欲知地理大則

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木蟲魚之名至於已之氏族吾祖考之所自出則茫然不知豈可不耻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可耻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聽而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耻也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噫

新刊詳增補註東萊先生

傳議卷之二終

